



# 日军慰安妇 制度批判

陈丽菲 著



中華書局

# 日军慰安妇制度批判

陈丽菲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军慰安妇制度批判/陈丽菲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06

ISBN 7-101-05221-5

I. 日… II. 陈… III. 军国主义-性犯罪-研究  
-日本 IV. K313.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5919 号

- 
- |      |                                                                                                                              |
|------|------------------------------------------------------------------------------------------------------------------------------|
| 书 名  | 日军慰安妇制度批判                                                                                                                    |
| 著 者  | 陈丽菲                                                                                                                          |
| 责任编辑 | 李建军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br>(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br><a href="http://www.zhbc.com.cn">http://www.zhbc.com.cn</a><br>E-mail: 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
| 版 次  | 2006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br>200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630×960 毫米 1/16<br>印张 25½ 字数 250 千字                                                                                       |
| 印 数  | 1—3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7-101-05221-5/K·2323                                                                                                    |
| 定 价  | 44.00 元                                                                                                                      |
-

# 目 录

|                                           |         |
|-------------------------------------------|---------|
| 引子 .....                                  | ( 1 )   |
| 第一章 日本近代独特的性政治 .....                      | ( 5 )   |
| 第一节 日本历史上最早的“慰安妇” .....                   | ( 5 )   |
| 第二节 游廓业与政治的密切关系 .....                     | ( 12 )  |
| 第二章 海外妓业与日本的近代殖民扩张 .....                  | ( 27 )  |
| 第一节 日本近代以来的女性买卖业 .....                    | ( 27 )  |
| 第二节 日本的海外妓女业 .....                        | ( 35 )  |
| 第三节 不彻底的废娼运动 .....                        | ( 52 )  |
| 第三章 军队性奴隶制的萌芽与确立 .....                    | ( 63 )  |
| 第一节 战争前期的日本军队与日本妓女 .....                  | ( 63 )  |
| 第二节 “大一沙龙”——日军首个以“慰安所”<br>命名的军队性服务所 ..... | ( 70 )  |
| 第三节 第一个为军队征集的“慰安妇团” .....                 | ( 77 )  |
| 第四节 上海日本海军慰安所的发展 .....                    | ( 80 )  |
| 第四章 “慰安妇”制度的实施 .....                      | ( 88 )  |
| 第一节 南京大屠杀与性暴力 .....                       | ( 88 )  |
| 第二节 军队“慰安妇”制度的运作 .....                    | ( 94 )  |
| 第三节 南中国的慰安所 .....                         | ( 104 ) |
| 第四节 北中国的慰安所 .....                         | ( 115 ) |
| 第五节 日军与慰安所的管理 .....                       | ( 128 ) |
| 第五章 “慰安妇”制度的扩大 .....                      | ( 137 ) |
| 第一节 朝鲜殖民地与“慰安妇”制度 .....                   | ( 137 ) |
| 第二节 地区的扩大：日军在东南亚的慰安所 .....                | ( 158 ) |
| 第三节 对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几点总结 .....                 | ( 177 ) |

|                          |       |
|--------------------------|-------|
| <b>第六章 日军暴力下的中国“慰安妇”</b> | (193) |
| 第一节 中国妇女的受害范围            | (193) |
| 第二节 中国妇女的受害身份类型          | (201) |
| 第三节 中国受害妇女的生存实态          | (222) |
| <b>第七章 伤者永痛</b>          | (262) |
| 第一节 各区域受害者自述举例           | (262) |
| 第二节 资料和证言中的制度实态          | (276) |
| 第三节 战后的再伤害               | (317) |
| <b>第八章 战后的调查与赔偿</b>      | (337) |
| 第一节 韩国受害者的东京起诉之路         | (337) |
| 第二节 中国受害幸存者的东京起诉之路       | (346) |
| 第三节 菲律宾受害者的东京起诉之路        | (366) |
| 第四节 国际上对受害者索赔的法律援助       | (369) |
| 第五节 日本政府的战争责任            | (380) |
| <b>中文参考书目</b>            | (394) |
| <b>日文参考书目</b>            | (395) |
| <b>后记</b>                | (397) |

## 引 子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与刀》中，曾经这样写道：“我必须这样观察他们对战争本身的进行方式，并且暂时不看作军事问题，而看作文化问题。与平时一样，日本人在战时的行为也有其日本特色。他们对战争表现了哪些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特征？他们的领导人激励士气，消除国民惶惑，以及在战场上调兵遣将的方式——所有这些，都显示了他们自以为可资利用的方式是什么。”（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吕万和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页）在对二战时期日本军队实施的军队性奴隶制度——“慰安妇”制度问题的认识上，我想也应作如是观。

“性”的问题，是人类的根本问题。“食、色，性也”，孔老夫子早在两千年以前，就为它正名，客观地指出性（色）是人的生命构成，言下之意，性本身并不可厌和可怕。但这大致是因为性曾泛滥为洪水猛兽、人们对它既爱之又责难之之后，孔夫子才可能说的话。可见人对性的两面性认识古已有之。每一种文明在起源的时候几乎都可以找到生殖崇拜。正因为如此，在它既有了神性为人类崇拜后，免不了造神的人装神弄鬼，使它又有了工具性，为人所利用。神总是人所向往的完美的集合，要靠人通过理性的努力逐渐靠近。一个人，当他所处的环境、受到的教育，使他趋向于把性作为工具使用，其工具性越强的时候，就是人的神性越弱、从而使人的动物性越强，导致从一个方面开始丧失理性的时候。个人如此，社会同样如此。所以，一个社会性文化的传统、习惯，决定了这个社会的性文明的高下与特色。

古往今来，我们没有看到历史上有哪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军队，是以押解的方式，让总数达几十万、专供士兵性服务的女

性漂洋过海、翻山越岭打仗的。战争结束后，在战火所及的国家境内，到处留下了这支军队为性暴力的施行而搭建的房屋、窝棚甚至山洞，大量的受害女性被遗弃，甚至在使用过程中被残害。在这支军队指挥官的眼里，女性和粮食、武器一样，是战争时期必须使用的战略物质。

在最初的调查之后，面对各种叙述材料表达出来非常理能接受的细节和观念，使我曾经感到既震惊，又似曾相识。我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到日本学习过社会学（以后又短时期工作过），在日本两年间，日本社会的清洁、秩序与忧患意识，以及几乎随时随地举行的大小“まつり”（民俗狂欢节）和遍布大街小巷的“すなぐ”（带色情意味的小酒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同为东方社会，日本也接受过中国古代特别是唐朝文化的洗礼，但日本是一个同质性很强的人类文化集合体，和中国有着很大的不同。由于本论题的关系，我愿意特别提一提当时对日本社会在性文化观察上的感受。日本社会对性的处理很特别，或者说日本是个泛性化的社会。日本人似乎把性公开分成了家庭内和家庭外两个部分，其中，家庭外的性娱乐，可以说铺天盖地。男性通常在工作之余的晚间（特别是周末，从周五起，新宿的男性人潮汹涌。大约有10个月的时间，我因为打工，都要在周五穿过新宿，很多个周五的傍晚，我小心翼翼地穿过那些人流，规避随意找女性喝酒的男性）去那些满街合法经营、门口张置了大幅几乎赤身裸体美女照片的小酒馆，在女孩子的陪伴下唱歌喝酒、打情骂俏，和相熟的老板娘“妈妈桑”暧昧地聊天，以纾解职场上的郁闷。通常那些“妈妈桑”比一般女性风流窈窕，如同大众情人。周末，街头站尾，到处可以看到那些醉熏熏的男子，他们绝大多数是在各种酒场喝醉的。在日本的报纸、周刊、漫画等出版物以及电视节目里，经常可以读到、看到各种各样的色情内容和节目。如果在热闹的通衢或大街小巷，还可以遇到派发手巾纸的男子，上面也公然印着情人旅馆等色情信息。我曾经在一个名为“明天”的咖啡馆里打过工，那里有一位名叫“かおり”（“香”或“薰”）的30

岁上下的女性顾客，每天9点几乎必到，早餐就在咖啡馆吃，有时蓬着头来，就坐在那里当众化妆，然后神秘消失。别人告诉我，她是情人旅馆的应召女郎，这个店是他们的“点”。其后果然看到还有其他的女性和她的“交接班”，以及男性“联络员”。就是以她们为主力之一的情人旅馆（日语称“ラブホテル”，是英语“love hotel”的音译，意为“爱情旅馆”），在日本城市中的这项营业是众所周知的。日本政府当然是禁娼的，可是，我并没有看到警察方面对这种几乎是公开状态下违禁行为的管制。人们见怪不怪，并不以她们的存在和共处为忤。更特别的是，女性也像男性一样对这样的性娱乐持至少是默认和宽容的态度，结婚以后，对丈夫晚归的原因究竟是同事间的小聚还是去酒馆胡闹抑或是真正的工作加班，如丈夫不愿认真说明，也不加追究，甚至暗暗担心丈夫不适应公司环境，不够社交活跃，所以即使丈夫酒醉回家，不过抱怨他是“粗大垃圾”，几乎没有听说因为丈夫在性娱乐场所流连而打闹至离婚的——只要他尽责工作养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抛弃行为。家庭以外的“性”被剥离于“情感”特别是“责任”之外，即使产生一时情感，当它消亡时，男女双方、当事三方共同认为可以不必在意。由于社会范围内“性”和“责任”的价值分离，使家庭内的“性”成为一座城堡，即使里面空无所有，但这种性观念围成的墙，可以抵挡各种伤害，稳住日本婚姻中理智的质量——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社会对“性”作为一种工具的高度使用。而这，正是我在接触和思考有关“慰安妇”调查材料之后，电光火石般地回溯日本现实社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之后的“似曾相识”的理由。

多少让我安心的是，我读到了以下的研究结论。本尼迪克特女士指出，“我们对于性享乐的许多禁忌是日本人所没有的。日本人在这个领域不大讲伦理道德……有教养的日本人充分知道，他们并不认为那么不道德、猥亵的事，英美人却认为是不道德……他们把属于妻子的范围和属于性享乐的范围划得泾渭分明，两个范围都公开、坦率，而不像美国那样，一个可以公

诸于世，另一个只能避人耳目。日本人对两者的区别是，一个是属于人的主要义务的世界，另一个是属于微不足道的消遣世界。”（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第127页）我们不能不佩服本尼迪克特女士过人的洞察力，因为她在做这项研究时，二战还在进行，她本人没有机会亲自去日本社会观察研究，只利用了一批被俘者和其他的材料，就得出了以上关于性的两个范围的高明结论。不过，我以为这个结论需要进行补充说明，那就是：这种“微不足道”只是对“伦理道德”的评论而言；而对日本人、特别是对日本的男性来说，“性”可是太重要了，重要到必须为它专门划定为两块社会领地，以便有充裕的时间和空间经营。这里面有两重涵义，一是，日本民族是一个懂得享受人生乐趣的民族，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是追求爱情，追求性享乐，而且他们也尊重性享乐，认为性的享乐是一种艺术，其技巧和情趣，是值得为它专辟园地学习和培养的，对这种重要性的认识如果从文字上求证的话，那么从日本古代的文学名著《源氏物语》到现代作家渡边淳的《失乐园》，都可以感受到其一脉相承的气息。二是，从日本的相关历史看，日本人并不把性仅仅看作是一种私人领域行为，在一定的意义上，他们还从国家的角度把它当成一种公共资源使用，使它在社会范围内起到独特的政策扩容作用。这从幕府时期目的在于消解反对力量的公娼制的建立和培养，到近代对资本原始积累起到巨大作用的海外游娼大潮的掀起，直至战争时期为本国军队配置“慰安妇”的军事性奴隶制度，都可以看出这条观念的隐线。本人识浅，认为这是一种目前所见几乎没有第二例的人类文化学上的独特的性观念案例。对此无以名之，暂且称之为日本的“性政治”观念。

## 第一章 日本近代独特的性政治

在第一章里，我将首先根据各种史料和已有研究成果，描述日本近代独特的性政治历史，以求比较客观地展开对二战时期日军“慰安妇”制度的由来、内涵的解说和批判。

### 第一节 日本历史上最早的“慰安妇”

#### 幕府与性政治

要了解日本近代的性政治，首先要从幕府的统治开始。

我们知道，日本并不是一贯的天皇制。天皇制从 8 世纪末叶的时候开始不稳定，特别是到了 10 世纪至 11 世纪，贵族藤原氏首开先例，将“天照大神”的后裔从最高统治的宝座上拉下，自己高踞其上，于是群雄并起，逐鹿海岛，其中源赖朝以强大的武力和谋略使对手臣服，他聪明地让仍然公认具有神的身分的天皇封赐给“征夷大将军”的头衔，并且世袭给他的子孙，从而夺取了对全国的实际统治权。天皇是徒具虚名的，因为被“将军”强行隔离，不得与闻重要政事的决定，他最大的作用只是象征性地主持对将军的“封赐”仪式。将军的政事机构称“幕府”，事实上替代天皇制，开始了古代日本历史上极为重要的幕府制时期。

幕府的统治也是不稳定的。因为下属的各地还有封建领主，称“大名”或“藩主”，他们都有自己合法的武装家臣力量，即著名的“武士”。武士被训练为忠心耿耿的贴身保镖兼谋士。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所以大名可以在任何时候，发起对军事寡头“将军”的攻击，推翻他的统治。于是，幕府统治下的内乱连绵起伏，特别是到了公元 16 世纪，进入日本历史上的“战国时

代”，内战之频繁和惨烈，前所未见。在此时期，日本历史上备受尊崇的德川家康，艰难图霸，承袭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的事业，击败所有对手，于1603年结束混乱局面，统一全国，成了德川家族的第一代“将军”。他开创的德川幕府，延续了长达两个半世纪（260年）的统治，直到1868年“明治维新”，日本进入近代，天皇制重新确立之后，才最后终止。

同样是各地拥有大名力量，为什么德川幕府能够维持如此长时间的武装和平？

因为德川家康为巩固他的幕府统治，采取了一系列富有日本特色的消解武士政治、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这些措施主要包括参勤交待制、人质制、难工事课赋、政略结婚策，以及和我们本节论述有极大关联的游廊政策。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系列的措施中，大约有一半以上的内容，与女性有关。

参勤交待是将军为了控制大名，规定每年之中，大名必须在作为京城的江户住半年，即各藩大名轮流上京参勤、觐见将军。政略结婚是各藩之间不能随意联姻，以防通过裙带关系加强力量，同时将军安排对他自己有益的太名婚姻进行联盟。难工事课赋是幕府大兴目的在加强幕府防御力量的土木工程，只要哪家大名的财政强盛，将军就会强行要求他出钱出物出人，通过负担工程削弱其经济实力。人质制是大名的家属（妻子）在大名上江户参勤交待半年以后，不准再跟大名回自己的领地，而是被当作人质留守，等待他的下次（到德川家光时期，固定为一年东北大名，一年关西大名交替入京）到来。所以幕府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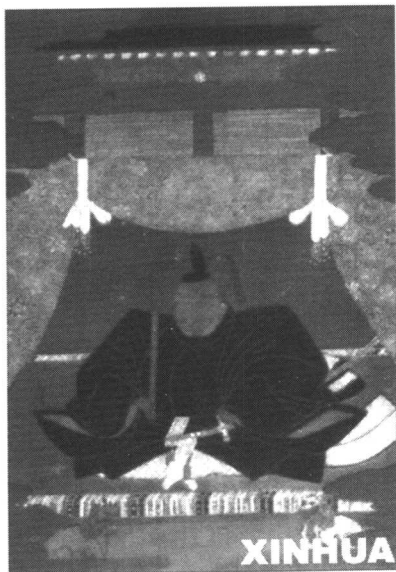


图 1-1 德川家康像

“禁出女人炮”规定，即严禁大名私送妻妾出江户、私运武器入江户：在这里，女性和武器被置于同等地位。而游廓制度，则是幕府支持大规模、高价格的高级妓女游乐场建设，这些游乐场主要就是为了给大名尤其是武士使用（武士作为家臣跟随大名，是不能自带妻妾往来的），以软性环境消磨其锐气和斗志，或以其替代被扣人质妻妾，散其家财；特别是让游廓承担起稽查大名武士有否相互串联谋反迹象，成为警察之爪牙。故此，游廓政策在日本历史上又被称为“阉割大名睾丸”（金一勉：《游女》第20页，转引自中山太郎《日本卖春史》）的政策。这就是游廓中要培训出完全不同于当时一般日本女性的高级妓女（后来发展成为艺妓）专门侍候贵族大名与高级武士的由来。我们都知道日本的艺妓是日本固有的女性文化特色，却很难想像它的原型最初是作为幕府政治的工具被发明的。事实证明这种官娼制度是对当时的幕府政府掌握地方武装力量非常奏效，而且对日本民族心理和风习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一种性文化。

### 最早的武士“慰安妇”

现在让我们对日本女性为军队“慰安”的由来作一个简单的回溯。

德川家康的“游廓政策”并非凭空独创，而是有所本的。他的直接张本，是武士领袖丰臣秀吉。

武士和妓女的关系起源很早，也可以说武士政治直接导致了妓女阶层的产生。

根据日本的卖春史专家中村三郎（中村三郎著有《日本卖春史》，日本风俗研究会1954年版。本书参考的大多是其中的第三卷《日本卖春取缔考》）的研究，在日本奈良时期（公元8世纪），就已存在各式各样名称的游女，例如有宇加礼女、阿曾比女、郎女、娘子、尾类、贱女、宫童等，当时可能通称“游行妇”，包括了土娼以及含有卖身意味的女艺人、巫女之类。奈良朝的古典名著《万叶集》中，就有筑紫国太宰府中“游行女妇”的记载。这种女子是以伺宴歌舞为主，兼及侍枕席。平安

朝中期，出现了旅宿兼卖春的专门店，只是女主人兼做妓女，店中其他的女佣人并不卖春，所以这类的妓女被很奇怪地称为“长者”。也有巫女和从后宫遣散的采女流散民间，往往是这一类人成为“长者”旅店的经营。从行业人员的这些来源和类型看，妓女群落还属于比较单薄和零星。

因此，从已有的史料和研究看，在武士阶层出现以前，我们不能判断妓女作为一个阶层在日本已经形成。

史料上所记载妓女大量出现的时期是日本的战国时代。那是典型的暴乱式武士政治的时代，公元1051—1199年间的源氏与平家之间的内乱纷争，在日本持续了150年。平安末期到镰仓时代，各地的妓女如雨后春笋般地涌出，原因是，首先，随着庄园制度的崩坏，无产者流入社会，贱民阶层人数激增，长期的战乱使农田荒芜，百姓苦于重税。贱民是流浪的身份低贱者组成的，占当时日本社会人口的25%，为兵荒马乱所逼迫到饥寒交迫底线的百姓的妻女，多成了土娼（中村三郎：《日本卖春取缔考》，第131页）。其次，随着社会的变革，巫女和宫侍们沦落到社会上，她们大多只能以色相或技艺事人。当时有关妓女的典型记录，很多与武士有关。在马不停蹄的争战中，武士不可能拥有稳定的家庭，于是一旦战间有隙，便去强暴平民的妻女或者妓女，其中特别要提出的是，武士们为了显示胜利的威风，尤其喜欢占有败势方的妻女，于是有不少贵族女性因为贞操失守或离乱，沦落风尘成为妓女，典型的例子如将门的失败，使其下的部将妻女遭受了极大的痛苦。猿岛家的贵族小姐太太们在被平贞盛和藤原秀卿长时期侮辱后，流落到了鹿岛一带成为妓女；义家失败后，安部贞任家的小姐、侍女因为拒绝分配去“侍奉”武士，几十个女子竟被关在楼上，同时活活烧死（中村三郎：《日本卖春取缔考》，第119页）。这在战时已经成为一种风气，武士们需要娼妓，也制造娼妓（当时的日本军队不但强暴女性，而且还强暴男性，军中尤好男风，这在日本有关研究著作中多有记载），他们在性需求上的专横跋扈，在当时的社会里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压制，那些从荣华富贵

中一降而为朱唇迎客的贵族小姐，和在饥寒交迫中卖身为生的游女们一样，都是社会动荡的牺牲品。

由于战争与性暴乱、武士与妓女有这样的历史关联传统，所以当镰仓幕府下令禁止妓院（即日语中的“游女屋”）时，四处遭到武士们的抵制，那些离开故土来仕勤幕府的武士和家臣家奴们，尤感长夜寂寞，更是怨言纷纷，故幕府只好允许重开游女屋，并设立了只为出仕镰仓幕府的武士家臣“夜之女”的武士专属游女（金一勉：《游女からゆき 慰安妇の系谱》，雄山阁1997年版，第12页）。这大概是日本历史上最早的官娼设置记录了，而官娼服务的对象，就是以战争为职业的武士。

但由于武士酒后暴力行为，加上土娼数量的不断增多，致使因游女而起的纷争事件层出不穷，所以镰仓幕府建久四年（1193年）发出命令，设立“游君别当”这样一个职位，专门来管理游女。所谓“别当”，是古代日本的一种官职名称，常常被冠于特殊衙门的管理者。这说明妓女的数量之多、在社会上的影响之大，已经到了政府必须专设机构来进行管理的程度，尽管这个“别当”的职责从文件内容上看，似乎是为了“取缔”游女，但这个职位自从由里见义成担当后就是世袭这一点看，“别当”设置了相当长的时段，如果游女真的被取缔掉，就不需要“别当”去专门管理她们了；就是说，游女既然进入政府管理视野，可以认为它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此时已经形成。

足利幕府，承袭游君别当制，进一步将“夜之女”的功能继承下来，足利的武士家族势力挟战胜之余威，夺取敌人的领地后就过起了奢华的生活，招徕游女（时称为“倾城”）伺候酒宴，并以“夜晚的慰安妇”之名称使用，作为高扬其士气的工具。武士不但平时要游女陪伴，就是战时，也希望把她们带在身边。据小野武雄的《吉原·岛原》一书记载，足利二代将军（1359年）时，受命讨伐菊池武光之乱的军队，曾经让各军船同乘10人至20人的“倾城”出发打仗（见小野武雄：《吉原岛原》，转引自上述金一勉书，第13页）。每船有10人至20人的妓女陪同，这一性配比应该说是相当高的了。这是我们在有

关史料上所见最早的用于性服务的军队“慰安妇”记载。

“倾城”们是如此受到社会和政府的重视，特别是受到武士的“关照”，导致以武士为对象的“倾城屋”遍地设立。到足利十二代将军足利义晴（1521—1546年）时，幕府财政紧张，遂以此为利源，设立了“倾城局”，专门处理“倾城屋”管理事务，主要是发放营业执照，收取税金。据记载，大永八年（1528年）时，一个游女一年收钱15贯，这可以说是幕府正式认可卖淫业的开始，也是日本最初的卖淫税。官娼的设置终于走上了制度化的公娼轨道。

既然政府公开发放营业执照，以男性中性需求最为强烈的武士为对象的买春楼就大大扩张。那一时期的名妓，有“桂女”、“加贺女”、“早歌”等。因为一年15贯是相当重的税收，为了不纳税，地下妓院也纷纷出现，在日本的妓女史上，可以说掀起了第一个发展高潮。

### 丰臣秀吉的创意

1590年，丰臣秀吉基本统一天下。他是一位非常懂得利用人心的政治家，包括懂得利用女性的价值。在日本的战国时代，女子于离乱中的命运是极其悲惨的，根据那时的法令，女子可



图 1-2 丰臣秀吉像

以作为家庭的典质品，在举债的场合抵押出去，如果该女子的双亲失去了偿还能力，则该女子的丈夫或女子本人将继续偿还（和歌森太郎、山本藤枝：《日本的女性史》，第二卷，集英社1970年版，第305页）。他将这条法律移用到政治上，在日本近代历史上，首创以人质扣押来稳定统治的方式，将武将们的女子作为人质利用（后来又演变为政略结婚），为了“镇抚人心”，还积极认可游女屋的营业，扶植京都

的游廓。丰臣秀吉是所谓的“佩刀武士的英雄”，他深知士兵们是那样地想回到故乡和妻子团聚——实际上他本人也非常喜欢光顾游女屋。德川家康的参勤交待、人质制、政略结婚制等一系列巩固中央集权的有效措施，都发源于他的统治任内。为了长治久安，他开始建设京都、大阪，特别是为筑大阪城，动员了数万人的工匠和役夫，这些单身男性的大量涌入，必然造成地方“性治安”上的不稳定；而且丰臣秀吉还将官人、武将、商人等从诸侯国召入京都、大阪，那么，他们对性与娱乐的需求，就更是丰臣秀吉“镇抚人心”的考虑内容了。1585年，丰臣秀吉准许大阪建设三乡游里，这是政府公开支持民间较大规模卖春建筑的较早史料；1589年，由于丰臣秀吉的进一步支持，京都的万里小路地区筑成了日本历史上有名的“柳町游里”。日本的研究者认为这是在指定地区建设“一廓制”（在一方区域建设统一风格建筑的多个妓院，实际就是妓院一条街，或称“花街”）游里的开端（金一勉：《游女からゆき慰安妇の系谱》，雄山阁1997年版，第14页）。因为这个区域的外形建设得像一只漂亮的马笼头，所以人们就用马笼头的发音“くつわ”来称呼它，而“くつわ”的汉字是“廓”，于是产生了一个新词“游廓”。

京都的游廓完成之时，正当丰臣秀吉出兵朝鲜半岛的1592年之后（前后数年才完成建设，可见其规模的庞大），由于它是在政府的支持下得以建设的，所以京都的财务部门理直气壮地把廓内的妓院划分为三个等级，分别课以税金，以支持对朝战争。在京都的榜样下，各地纷纷建设游廓。过去游女屋基本都是女性经营的，现在因有大利可图，那些性质暧昧的职业介绍所数量激增，商人纷纷将资本投入游廓业，妓院经营反成了男性的专业，由于他们擅长坑蒙拐骗，这些经营者在近世的日本被称呼为“廓者”或“忘八”（在日语中，“忘八”是指将中国儒家所称仁、义、礼、智、信、忠、孝、悌八方人伦全部忘掉的人面兽心之辈）。

以上的叙述，说明了游廓业初起时与执政者的特殊关系。

丰臣秀吉本人更是常去京都的柳町游玩。1594年因为大地震，桃山皇宫里的女官大多死伤，为补宫内人手的不足，幕府便命令柳町的妓女来充杂役，这一事件开启了妓女充当公役的先例。柳町的游廓以后移至京都六条，然后又移至朱雀里，而成为著名的岛原游廓——日本近世最著名的游廓有三所：江户的吉原、京都的岛原、大阪的新地。其中，又以德川家康幕府所在地江户的吉原游廓影响为深广。

## 第二节 游廓业与政治的密切关系

### 吉原游廓与幕府

德川家康是丰臣秀吉手下的“五大老”之一，秀吉死后他通过“关之原”决战取而代之，其他大老依然存在的势力自然是他最大的威胁。他与朝鲜息战修好，加强控制农村，在与大名的关系上，全面继承并发展了丰臣秀吉的政策，特别是发展了游廓业与政府 in 政治和经济上的合作关系。

德川家康移师江户后，仿京都例，允许设立游廓。1609年时，他首先在其大本营骏府（现在的静冈市）设立了一个小型娼街。开幕后，从京都、骏府、伏见、奈良等地来的娼家，陆续在江户城附近建立了柳町、菊町、神田镰仓河岸等多家妓院。其中柳町的庄司甚右卫门，是一位非常有经营头脑的妓业主，曾在1615年德川幕府攻打大阪时携妓劳军，和幕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清楚地看到了妓业兴旺发达的前景在于官营，也清楚地看到了被吞并诸大名下的武士失去主人成为浪人后，纷纷涌入江户、京都，混迹于游里等场所密谋起事对幕府造成的威胁。于是，他联合一部分业主，向幕府提出了大胆的申请，希望仿造骏府的前例，申请建造妓院一条街，附带的投桃报李条件是：游廓将为幕府承担追踪和审问反幕武士的重任——从以后幕府的特许中可以看到由此给游廓带来的无数好处。